



南通老照片

儿童接种牛痘疫苗后合影

轶闻掌故

往事悠悠
话沧园(下)

□姜松延

三、风雨故园不复窥

由于孙倣热心社会事务,自己又身兼数职,沧园自然也就成了一处社会活动场所。北伐军抵通后,更多官方与社会活动也在此举行。《申报》等民国旧报曾记录下曾经的一幅幅画面:

1916年1月8日,在杨警务长陪同下,美国博士一行“四人乘汽船到市参观(金沙)各校”。“孙董谨臣假座沧园设宴款待……舟渡抵园,该西宾等游目骋怀,颇加称赏。”(1916年1月18日《申报》)

1924年7月,为推广义务教育,“教育部视学伍仲文君到金沙市视察。该市教育界假座沧园开会欢迎”(1924年7月17日《申报》)

金沙、余西、兴仁等诸区旅外各大学学子以“联络感情、研磨学术及促进社会为宗旨”,发起设立沧社。1924年8月5日,于沧园召开成立会。订立社章十三条,孙井澄到会并致祝词。(1924年8月10日《通海新报》)

1927年11月,金沙市易董达鸿邀约各界人士就沧园开联席会议,讨论公益、教育、慈善、警务等一切事宜后,“选举审查委员”,并将“地方款产分拨清楚”。(1927年11月20日《通海新报》)

至于“金沙市教育会所组织之参观批评会”(1924年5月21日《申报》),更是经常在沧园举行。

1927年中秋节,金沙发生政界风潮,以国民党党员顾左卿为首的“新派”击败以孙倣为首的旧派(士绅派),获取了金沙市镇的领导大权,孙倣从此黯然离开地方政治舞台。随后,金沙地方政府将沧园收归公有,并对百姓开放。1928年7月23日,《通海新报》以《沧园已实行开放》为题专门进行了报道:

金沙市沧园,在教场河之中心,四面环水,绿柳成荫,风景极佳。滩头唤渡,颇有姑苏沧浪亭之风味,为夏日纳凉最佳之处。昔在此园消暑者,均为一般有势有钱者,一般平民均不得享此清福。刻该园由本市政局接收,实行开放,任人游览。如欲在该园纳凉、饮茶者,清茶每壶收小洋二角。听说待本市通俗教育馆成立,将由该馆管理,并可宣传通俗教育云。

果不其然,几个月后,沧园“移交金沙民众教育馆,更名为民众游乐场”,园内设有小卖部,后又由民众教育馆就沧园创办中心茶社(1930年4月19日《通海日报》),供市民百姓休闲娱乐、品菜饮酒,以致有老金沙念念不忘“游乐场供应的面点曾脍炙人口”。此外,昆曲雅集“道南社”及后来京剧票友的“新民剧社也集社于此”……其时的热闹场景,据此不难想见。

但在此后,因时局动荡及游乐人员逐渐减少,又加之管理不善,损毁偷盗时有发生。1938年3月南通沦陷后,第七(金沙)区区公所曾驻沧园。随后,金沙区自卫队成立,整个集训及此后一段时间,区长兼队长俞澄亦率自卫队驻此。(姜孝如:《战斗的南通市金沙第七区自卫队》)金沙沦陷后,日军小队队长拜会孙倣,要他出面维持地方,在以“年事已高”为由婉拒后不久,“孙倣先生视百万家资而不顾,弃家出走,只身沪渎”(孙良:《母校的记忆:1923—2013》第6页,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,2013年)。而“沧园因在北山范围之内,民国27年12月也被日军占用”,成为日军放马、养马的一座“空墩”。——这时的沧园,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“沧桑之园”。此后,因战事频繁,加上孙倣直至1952年于沪上去世再未回过金沙,随着时间的流逝,沧园越发荒芜。虽然在解放之初尚存部分遗迹,但幽深岁月的消磨和历史车轮的碾压,终于抹去了这座园林最后的一点印痕,一方名园就此无声地消失在岁月的风尘里。

斗转星移,时光荏苒。伫立于沧园遗址,满目高楼林立,一片繁华景象。惟此故园仅存一池池塘,阅尽人间浮华与苍凉,塘中那一汪波澜不兴的碧水,犹如尘封的画面,勾勒出无言的沧桑,又像一位睿智的长者,一边静守着一茬茬光阴,一边向人们诉说着那段曾经的故事。

海陵旧话

廉吏之裔,进士之友
——如泰杨氏系一脉

□卞伯子

杨氏乃如皋望族,支脉繁茂。笔者所见家谱,就有皋北、白蒲、搬经、分界(属泰兴)诸谱。皋北包括今海安部分地区;白蒲、搬经杨氏,同出一脉;分界杨氏,又遍及于如皋夏堡、搬经各地。所谓“如泰杨氏系一脉”,主要是指分界杨氏。

分界杨氏入泰先人依次为德进公、道公。道公有四子:前湖公、后湖公、元湖公、太湖公。《分界杨氏族谱》现仅存《前湖谱》《后湖谱》。《前湖谱》奉前湖公为始祖,初修于乾隆己卯年,续修于乾隆壬子年、嘉庆丁丑年、道光己酉年、同治丁卯年、光绪甲申年、光绪辛丑年、民国丙辰年、民国己卯年。《后湖谱》追踪溯源,奉德进公为始祖,初修于道光元年,续修于道光二十八年、同治二年、光绪六年、光绪二十五年、民国八年。

德进公入泰兴时间与缘由,历代《分界杨氏族谱》(《后湖谱》)中的序言,多有提及。道光二十八年,恩贡生,淮安府清和县教习、盐城教论署理扬州府仪征县儒学正堂,年家眷弟蔡芬(西林)为《后湖谱》写序:杨氏始祖德进公,原籍姑苏。因为明初燕王起兵,迁入延令永丰镇之东,受分淳俗美,年丰人和,遂立地名杨家岱。类似说法还有民国八年谱中的两篇序言。熊兆良写道:“杨氏始祖德进公从姑苏迁于延令之东溪乡,爱其风俗敦厚,土田膏腴,止而家焉;吴林芬(德卿)亦言:杨氏始祖德进公自明永乐时由姑苏始迁泰兴。分界土厚风淳,因就其南而卜居焉。”

自从明初迁入分界后,杨氏族人可谓:子孙绳绳,瓜瓞绵绵,散于四方,有迁于东皋,有迁于靖江,有迁于泰兴(蔡芬作《分界杨氏族谱·序言》)。东皋即如皋。分界东侧即为如皋西乡搬经、夏堡等地。地处如泰交界处,分界杨氏何时入如,家谱未有记录,已不可考。翻阅家谱,如皋地名,星罗棋布。譬如“杨魁才,生于道光己丑年,卒于光绪九年,葬于牟泥湖北汤小沟父茔”。“牟泥湖”即“牟尼湖”,今湖刘村。明嘉靖《重修如皋县志》:“潘涇(搬经)在县西安定乡,东北接牟尼湖,西接芹

湖。”谱中其他如皋地名还有三里港、桥子缺(均属港桥村),王家岱(群岸村)、薄家湾(万全村)、朱家庄(朱夏村)、郎家庄(如城街道十里社区)、鹅湖寺(江安镇曹杜村)、贾堡(磨头镇塘湾区)、太平桥(石庄张黄港社区)等地名。时至当下,分界杨氏的族裔,分散于如皋境内的搬经(含原夏堡)、如城、江安、磨头、石庄等地。

纵看如泰杨氏宗谱,分界、搬经诸地的杨氏,可谓廉吏之裔,堂号均为“四知堂”。其远祖杨震(?—124),东汉名臣,忠君爱国,以清白廉洁名。

《后汉书·卷五十四》记载:杨震转任涿郡太守,颇为廉洁,从不接受私人请托。子孙生活俭朴:食饭无肉,出行无车。老友长辈,纷纷规劝他,置些家业,留于后人。杨震回答:“让他们被世人称为‘清白吏子孙’,如此遗产,不是更有厚度!”“四知”堂号,滥觞于力拒“暮夜怀金”的典故,亦出自《后汉书·卷五十四》。杨震本来无意仕途,直到天命之年,才在州郡任职。后因贤名在外,经大将军邓骘举荐,后成茂才,再迁为荆州刺史、东莱太守。杨震前往郡里,路过昌邑县(今属山东潍坊)。县令王密经他推荐,方为茂才。为了表达谢意,王密暗中(暮夜)来访,想要送给恩人10斤黄金。杨震说:“作为故人,我了解你;为何你不了解故人呢?”“已是深夜,无人可知。”王密回答。杨震又道:“天知、神知(亦作‘地知’),我知、你知(即四知),岂能说无人可知呢?”旧友新语,当头棒喝,王密行贿未成,惭愧离去。暮年杨震,董狐直笔,状告樊丰(太监)等贪官,贪赃枉法,反遭陷害。他饮鸩自卒,留下遗言:杂木为棺,单被为衣。俭朴如此,这在厚葬盛行的汉代,十分难能可贵。

何啻杨震,杨家将、杨继盛等杨氏族人,均为名臣典范,清廉爱国。清末状元李承霖为《分界杨氏族谱》作序:

皇帝圣明,崇尚道德教化,注重根本,编修文牒。下令儒臣纂修《实录》《玉牒》,垂范千古;又令各省纂辑《通志》,搜集记述节义人

士事迹的文章,以便入史。故而修好家谱是体察上情,可供官方编史。杨家修谱,正是为此。上将涣散的先人汇聚一处,下使得族裔不再疏远。敦本通族,乐展孝道,不负国家。

此序虽然疑为录自其他谱牒,但是道理相通。杨氏修谱,正是弘扬正道。翻阅《分界杨氏族谱》(《后湖谱》),其旧时家训为“崇孝行、笃友于、敦族谊、睦邻里、严教子、戒争讼、谨闺门、奖名节、慎婚配、急赋税”。其中“严教子”强调:读书明理并非为仕途荣耀,因才造就,或商或农,养活自己,学会做人。“急赋税”希望后人及时缴纳国家征收的税赋,要有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情怀,是廉吏杨震高贵品质的传承。当下杨氏族人,续修族谱,又编入《慎修公家训》(杨昌敬家训)、《椒山忠愍公赴义先夕遗嘱》(杨继盛家训)及《诚斋文节公家训》(杨万里家训),提忠:上而事君,下而交友,此心不亏,终能长久;俭:量其家人,度其所出,若不节用,俯仰何益。

克绍箕裘,传承家训,严守家风,分界杨氏族人,为乡人所赞所喜。民国八年,吴林芬为《分界杨氏族谱》(《后湖谱》)作序,深有感触:

予借馆杨家岱十余年,观杨氏族人类皆忠厚朴诚,力耕衣食。富者不骄,贫者不滥。

追溯清初,如皋籍进士、名医丁其誉曾为《分界杨氏族谱》作序(《后湖谱》录入谱中时,落款时间错为编印时间),记录下他与杨氏友人的深厚情谊:

余与邑东掘港场章宅相遇杨伯翁。相见如故,相谈甚欢。伯翁为延令之耆硕,邻邑之巨族也。翁旧有谱牒,不无残缺失次……余旧居皋邑西,去芹湖第数武耳(前后数步的距离),与翁最相洽……

此序先录入《分界杨氏族谱》(《前湖谱》,未有落款时间),后入《后湖谱》(落款时间有误)。“杨伯翁”疑为《前湖谱》中的六世祖长房(伯高公,邑庠生,生活时间约在清初)。从序中诸言,足见分界杨氏与皋人友善。又有杨氏族裔,分布如皋境内,真是如泰杨氏系一脉,廉吏之裔,进士之友,可歌可赞。

科举考试的“政审问题”

□程太和

人的祖居或者出生的地方,人皆有之。可是报考的籍贯要三代(曾祖、祖父、父亲)姓名,如果是读过书考过“功名”或者做个官的人家,这种人家是有案可查的,就称为有“籍贯”。如果没人考过“功名”,也没人做个官的人家,就没有“籍贯”(或称为“冷籍”)。这种人家的子女要参加考试,就要“开籍”。所谓“开籍”,其办法是找有“籍贯”的同姓人家,认本家,或者继承其为后裔。当然,这种“开籍”行为是要花费一定费用的。张謇系农家子弟,就是找如皋张驹,算作其侄张铨之子,改名张育才,改字树人,以张驹侄孙的名义考取如皋县同治七年(1868年)童院岁试秀才的(后来因籍贯问题引起纠葛,同治十二

年经礼部核正,“改籍”归宗,一场风波才告平息)。也有人用钱捐个监生,再捐个佐杂官,这就有了“籍贯”。花钱捐个监生是公开的,也是合法的,可直接参加乡试(省试)考举人。

清代科举考试没有政审程序,而由廪生(一般院考被录取者称为庠生,或称生员,俗称“秀才”。生员中又分三种:最好的为廪生,次为增生,新进学的称附生)具书面保证,对某一考生保证无身家不清白或者冒名顶替代考等作弊行为。廪生每年可向国家领俸粮200市斤。报考者是否“冒籍”只有廪生知道,外人不得而知。考试这一天,廪生亲引考生进场,再按照具体考试规定行事。

崇川往事

古有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之说,又有“富家不用买良田,书中自有千钟粟。安居不用架高堂,书中自有黄金屋。妻妾莫恨无人良,书中自有颜如玉。出门莫恨无人随,书中车马多如簇”。那是否人人都可走科举之路呢?回答是否定的。

明清两朝规定,参加科举考试者,一要“身家清白”;二要族中无人吃过官司;三要“有籍贯”。所谓“身家清白”,就是家庭不是“娼、优、隶、卒”之户。即:为娼的、唱戏的、衙门当差的、服务行业的“下役人”及其子孙都不得参加考试。家庭中有人受过官刑的、挨打屁股处分的,也不得参加考试。农工商家庭子弟要有“籍贯”。籍贯,本来是指一个